

杏林特寫●杏林特寫●杏林特寫●杏林特寫

一位令人敬仰的醫壇先輩——

彰化基督教醫院

蘭大弼院長



策劃：本社

執筆：施並富

前言

民國前十六年，英國基督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派蘭大弼醫師到彰化從事醫療傳道工作，於是在彰化創設「彰化基督教醫院」。到了民國二十五年，蘭大弼醫師積勞成疾，退休返國；於是醫院轉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來執掌。民國四十五年的時候，創始人蘭大弼醫師的哲嗣蘭大弼醫師接掌醫院，承繼父親的志業，繼續為中部地區的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貢獻殊多，造福地方百姓無數。今年夏天，蘭院長將自其工作崗位退休；於是，本社邀請蘭院長接受訪問，請蘭院長把畢生的許多寶貴意見告訴我們，作為我們求學以及日後從事醫療工作時立身處世的座右銘。

××× ××× ×××

來到蘭院長的住宅，沿著小道一路走進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如茵的草地，右方是蘭大弼醫師的紀念堂，莊嚴而肅穆；順著小路走到盡頭，就是蘭院長的住屋了。屋前的空地種了不少的樹木和許多黃色的小花，淡雅的清香夾雜著泥土、青草的氣息，在午後沁涼的微風裏，更顯得寧靜異常。

蘭院長親自出來，親切地表示歡迎；蘭院長的平易近人，使得心中僅有的一點緊張，也為之消散一空。略述冒昧打擾之意後，就開始了今天的訪問工作：

彰基的今與昔

首先，我們就請蘭院長對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創立，以及創設此醫院的宗旨與理想，作一個介紹。

風華正茂

蘭院長回顧著說：「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設於民國前十六年，至今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了；當初設立之時，就抱定如下四項宗旨：第一項就是醫療，也就是提供醫護服務給每一位需要照顧的病患。第二項就是宣揚福音給大家知道。第三項就是救濟工作，對於經濟能力不好的患者，儘量給予幫助。第四項就是教育，也就是所說的 training。在早期日據時代，因為正式的醫科畢業生人數不多，所以幾家醫院，比如：彰基、馬偕等就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讓他們接受醫療訓練；白天工作，晚上就上課；等受訓期滿，就發給結業證書，當時日本政府也予以承認，並可在規定的地區執業，因此不但他們生活過得不錯，同時對社會上也有不小的貢獻。至於目前我們教育的對象，就是來自各個醫護學校的實習學生。」

「早期本院的建築、設備都比較簡陋，而且院內也沒有護士，就由那些受訓的學生充任；護理部的成立是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了。因為，彰基是當時中部唯一的西醫醫院，所以病患極多，事務非常繁忙；尤其開刀特別得多，那個時候每週的一、三、五是門診，二、四、六則進行手術；地方上的民衆都稱手術的日子是『宰割日』。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醫院的建築逐期拆舊建新，設備也漸漸充實；現在，手術方面還是相當多，不過已不像早期那麼繁忙了。」

實習的概況

彰化基督教醫院也是本校的實習醫院之一，因此我們也就趁此機會請蘭院長對院內實習的概況作個說明。

「目前，我們醫院共有二十四位 Medical intern 以及三位 Dental intern；一般說來，這些實習生都是相當勤勞、盡責，一向我們對這些實習生也都有很好的印象。

醫院方面也覺得有責任要 teaching 他們；我們安排有一個 teaching program，包括一般的 meetings、lectures 以及 seminar，另外，還有 bed-side teaching、neurological demonstration，並且時常請國內外的學者專家來作演講。目前，我們的教學可稱得上還不錯，不過，細心檢討起來，我覺得 teaching 方面還可以作得更好、更健全。」

蘭院長接著又說：「intern 在醫院內工作十分忙碌，這個我也知道；比如說，我們的婦產科一年有將近四千二百名新生兒出生，intern 大概每隔一個晚上就必須起來值夜班接生，或許有人會覺得 work too much；不過，我覺得實習是一生當中僅有的一次機會，應該努力多吸收經驗，不要怕忙。」

醫療作業應有的態度

接著，我們提出「求學與實習時該有怎樣的態度」這個問題，來請教蘭院長，希望他的寶貴意見，能指引我們一個正確的方向。

「Well, This is a big question！」蘭院長笑著說。沈思了一下子之後，他提出了幾點意見：

現代醫學的基本仍是 病歷與理學檢查

「首先，我覺得現代的醫學，已在無意中太過偏向於 mechanical diagnosis；也就是太過倚賴儀器了。固然，這些 Laboratory test、x-ray、EKG、EEG 等，對於診斷與治療有相當的幫助，這是不容否認的；但是 history taking 和 physical examination 還是十分重要的，希望各位 intern 和 resident 不要忽視這些基礎的東西！有很多疾病並不一定要靠這些儀器才能診斷出來，有時太過依靠它們，反而發生遺漏了。另外，我們還必須明瞭疾病的 natural course，這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有時候，intern 或 resident 要向我報告新入院的病人，他們一下子就拿出 x-ray 或 scanning 的結果；我覺得這樣不好。我時常告訴他們，要先告訴我：病人的 age、sex、occupation 以及住址，然後說明他的 symptoms and signs；最後才提出檢驗的結果。這些基本的資料才是一切的 basis，不要加以忽視。」

應用醫師自己的知識； 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

「另外，我有一個意見，不過這個意見並不限於對 intern 或 resident 而說的，而是對於整個醫學界。我們都知道，藥廠與藥商每年都花了相當多的經費作 medical research，製造出許多好藥品供我們使用；因此，他們可以說也是對社會作了相當大的貢獻。不過，時常有藥商或藥品代理商，爲了推銷他們的藥品，而使用各種宣傳手法，甚至有所謂“回扣”的事情發生，我想這是很不好的。

新的藥品也許比較貴，但却並不一定比較好，反而更加重病患的負擔。作爲一個醫師應該小心這些事情，要以病患的利益爲先，絕不要爲了自身的好處而開藥；再說，一些藥品亂開，比如說 antibiotics 用多了，反而會產生許多 resistant strain，對大衆造成不良的後果，因此，不應該隨便便就用 antibiotics。藥商所作的貢獻我已說過了，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我所要說的是：開藥是應該由我們醫師自己來作主，我們應該用自己的 knowledge 來作判斷，該用何種藥，而不要受他人的影響。病患的利益應該是我們最先要考慮的，也就是說，應該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上面這些話，我或許說得太過率直了，事實上也不一定真有這樣嚴重的狀況，不過我說這些話，也並沒有任何惡意，並不是要批評臺灣的醫學界，說來，我也算是台灣醫學界的一份子；之所以提出這些建設性的意見，是要提醒大家對這些事情應該要慎重才好。」

醫師與病人關係—— 愛心、責任心的倡導

「另外的一項問題，就是醫師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亦即說醫師對病人的態度方面，不曉得目前的醫學教育對這一方面有沒有予以強調，我想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事情。有些醫師對於診斷、治療都知道得很清楚，不過光祇這樣還是不夠；還要知道該如何對待病人，也就是要知道該如何用愛心、責任心去照顧病患，這是每一個身爲醫師的人都應該要具備的；一個病人不只是“Case”而已，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若是只會治『病』，而不會安慰病人，幫助病人，那只能

算是一個『half doctor』而已。一般日常的禮貌也要注意，比如說有任何事，不要忘記加個“請”字，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病人則會有被尊重的感覺。還有，在病房內，醫護人員不要過份嬉笑、聊天，固然幽默感是不可缺的，但是若超過限度，則容易引起病人的誤解。時常，你會在醫院內遇到一些比較會抱怨，比較會問東問西的病人，甚至有些不可理喻的病人，會令你想發怒，但是，此時千萬不要生氣，而應該學習要如何應付這些病人。實際說來，處理這種情形的最好方法就是：仔細地檢查病人，並給予詳細的說明；如此一來，自然能博得病人的信賴，而且，病人經過你的說明之後，心中的疑問解決，自然就不會疑東疑西了。至於一些慢性的疾病，例如：Epilepsy、Asthma、Diabetes mellitus 等，對於這一類的病人，更不能只是開藥而已，更進一步要指導他們用藥、飲食。總而言之，作為一個醫師，就要具有“博愛”的精神；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只是一種知識而已。」

醫學教育與醫療制度

其次，我們提出“目前醫療制度與醫學教育”的問題，請蘭院長發表一下他的見解；蘭院長說：

執照考試的意義與 醫療水準的再提高

「目前有實施執照考試的制度，我想這比祇憑畢業證書要來得好一點。不過，我聽說牙醫師的考試相當難通過，許多醫學院的畢業生去應試，都未能通過。這一點使我感到十分驚訝！口腔的衛生對一個人是影響很大

的，這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項目，而台灣目前相當缺乏好的牙醫師，因此，我覺得應該讓較多優秀的牙科畢業生通過執照考試，以解決這項問題，當然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把水準拉得太低。

我發現目前有一些科比較少人唸，比如：精神科、眼科、耳鼻喉科以及皮膚科等，不過，最為缺乏的要算是麻醉科、放射線科和病理科。其實，這些科都是很 interesting 的，而且也都很重要，不但需要優良的技術，也需要深奧的知識；可惜的是，在台灣比較少人注意這一方面，希望以後會有較多年輕的醫師注意這些科。同時，我還聽說時常有父母反對其子女走這些科，我盼望父母們能寬大一點，讓他們的子女去發揮其所感興趣的東西。」

注射劑的泛濫

「另外有一點，台灣的民衆目前還是相當迷信注射，認為注射的效果一定比口服有效，因此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注射。不但病人喜歡注射，醫師們為了對病人好交待，也喜歡開注射劑；而藥商們更是喜歡大家用他們出品的注射劑。其實，只要口服有效的話，倒也不一定要用注射劑；我在醫院裏，也時常鼓勵大家少用注射。前幾個月，我到香港去參觀一家醫院，他們內科的四十張病床中，只有兩、三個人在使用點滴；反觀彰化基督教醫院，病房內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在作點滴。這固然是與文化背景、風俗民情有關，不過台灣使用得委實太多了，希望以後會減少下來。不但注射劑如此，有時連口服藥亦是如此，一開就是六、七種之多。」

宗教與醫學

蘭院長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們想知道宗教對他一生行醫工作與人生觀有怎樣的影響；於是，我們提出來請蘭院長說明。

博愛、犧牲的精神

蘭院長說：「宗教對於我們作人有幫助，對於我們作醫生一樣是有幫助。關於“神明”的這個 idea，中國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有了；在西方，我們則尊奉耶穌為聖神，但是，我們不認為耶穌是一個歷史人物，我們認為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榜樣，我們要學習他的博愛、犧牲精神；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會覺得生活有意義、有快樂；做事情時，我對神負責，也對人負責，因此覺得工作很有意義。其他宗教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它們也是勸人向善，所以一樣也是對我們有幫助的。」

結束這次訪問之前，蘭院長很誠懇地表示，在這些年來，他從台灣的同事、朋友之間學習到了許多東西；不但醫學方面，其他如：禮儀、接待……等等，獲得的真是不少，這件事使他很感激。

告辭出來，蘭院長却執意要送我們一程；直送到大馬路邊，才親切地與我們握別。雖只是短短一個下午的交談，但是，蘭院長和藹的態度，優雅的風範，以及這許多的金玉良言，必將令人永遠銘記於心。古人有謂：「如沐春風」；我想今天是真正領略到了。